

格里沙中士

阿诺尔德·茨威格著

I 516.45 64528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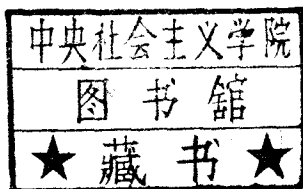
格里沙中士

[德]阿诺尔德·茨威格著

侯浚吉译



200403517



上海译文出版社

Arnold Zweig
DER STREIT UM DEN SERGEANTEN
GRISCHA

本书根据 Aufbau-Verlag Berlin 1956 年版译出

格 里 沙 中 士
〔德〕阿诺尔德·茨威格著
侯 浚 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总 经 售 处 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 海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0.125 插页 3 字数 358,000
1984 年 9 月新 1 版 198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38,500 册
(据原上海文艺版修订重排)
书号: 10188·505 定价: 1.90 元



作者像

目 次

第一部 芭 波 卡

第 一 章	钳子.....	3
第 二 章	逃亡者.....	17
第 三 章	货车.....	28
第 四 章	森林.....	36
第 五 章	好主意.....	57
第 六 章	顺流而下.....	70
第 七 章	谣言.....	84

第二部 冯·柳休将军

第 一 章	梅尔文斯克.....	107
第 二 章	新的法律.....	115
第 三 章	一位律师.....	130
第 四 章	恢复本来姓名.....	141
第 五 章	青春不再.....	159
第 六 章	名门闺秀.....	167
第 七 章	待机而动.....	183

DQ61/13

第三部 陆军少将歇芬畅

第一章	纸张的力量.....	209
第二章	公文.....	232
第三章	一个专制统治者的肖像.....	242

第四部 时机成熟

第一章	旧情未忘.....	259
第二章	军官联欢会.....	269
第三章	电话线.....	308
第四章	目标.....	312
第五章	与烧酒不无关系.....	326
第六章	有些事情澄清了.....	352
第七章	休假旅行.....	367

第五部 报 复

第一章	一个胜仗.....	387
第二章	一个败仗.....	406
第三章	雪.....	418
第四章	新闻.....	433

第六部 援 救

第一章	芭波卡准备着.....	455
第二章	作战会议.....	464

第 三 章	自讨没趣.....	474
第 四 章	上帝的教诲，人类的意志.....	493
第 五 章	一个中尉和一个上等兵.....	513

第七部 只剩下格里沙一个人

第 一 章	释义.....	539
第 二 章	掘墓人.....	562
第 三 章	遗嘱.....	572
第 四 章	洛仑兹·保特.....	585
第 五 章	黑色的野兽.....	592
第 六 章	职责所在.....	616
最后一章	尾声.....	626
译 后 记		632

第一部

芭波卡

第 一 章

钳 子

地球特萝丝，^① 这小小的星球，孜孜不息地在漆黑、真空、冰冷的太虚之中滚滚前进；还没有被人类窥探其奥秘的以太，^② 以千百万个传导波、振荡和运动不停地向太虚冲击，一碰到坚实物质的阻力，马上燃烧起来，变成光或电，产生种种料想不到的、危害人类或造福人类的后果。地球裹着厚厚的舒适的大气层，沿着椭圆形的轨道向前飞奔，现在已经跨越了这样一个阶段，使它的西北地区不再因为远离太阳而不能从中吸取生命的源泉了。它一边沿着轨道不断运转，一边转过身来，让西北地区重新面向太阳。现在，这个巨大火球的光更兴奋地直射着欧洲的大地。大气开始发酵了，寒带的狂风从四面八方刮到比较温暖的地区，这些地区里的万物受到复活之光的魔法的诱惑，开始苏醒了，繁茂了。在这北方的土地上，生命之波慢慢地上升，随着岁月的更新，这儿的人们也有了惊人的变化。

地面上盖着一层厚厚的积雪，一根光秃秃的乌黑的

树干斜立在烧成焦炭的森林之中，衬托着那一大片被践踏过的洁白的雪地，显得更加乌漆抹黑。树底下站着一个人，他穿着很多衣服，两只手插在最外面那件衣服的口袋里，眼睛望着前面出神。他在默默地想：“牛油，一磅半牛油，从农场上弄它两磅半面粉，自个儿省下一块面包，再弄些豌豆。这样差不多了。这些东西足够她维持一阵子了。弗里茨克明天休假，就交给他带去吧。也许我还可以拿烟草换一罐混合油；要是再从我的军饷里贴上一个马克，炊事员那小子会拿给我的。”接着他又筹划着：“一磅半牛油……”他打算把这一小包东西带给他的妻子，他那精打细算的迟钝的头脑里又一次列出了包裹的内容，左思右想，看看是不是还能装些别的东西。他内心深处模糊地意识到，该把一双冰冷的脚摩擦摩擦，可是厚靴子、包脚布和裤脚管已把它们裹得密密层层，他只好听凭它们去挨冻。他的两条腿并排埋在深雪中，好似大象的两条后腿。他披一件铁灰色斗篷，下巴下面的衣领上有两块可笑的红方块，每一个肩头上有一条蓝布，上面有一个数字。他站在那儿，想着豌豆和混合油，腋下紧紧夹着一根又长又重的棍棒似的木制玩意儿，它装配上一个模样很怪的铁制的机械，整个玩意儿就叫步枪；凭这玩意儿，他能够灵巧地瞄准着，乒乒乓乓地开火，叫老远的人一命呜

① 特萝丝：罗马神话中的地球女神，现已成为地球代名词。

② 以太：古希腊哲学家设想的充塞于宇宙间的一种媒质。

呼，或者打得他们终生残废。他的耳朵上戴着两只柔软的黑耳罩，嘴里含着一个适于抽干烟叶的小烟斗。这个德国手工艺工人，不是自愿来到这座烧成一片焦炭的森林里，站在这棵树木下面的。他的心不停地向西面飞，飞向一座四面围墙的小屋，在几间四四方方的小房间里，他的妻儿们正等待着他。他站在这儿，他们却蜷缩着身子躺在那儿。他是多么想念他们呀，可是他和他们之间却被一种无形的然而又是强有力的东西阻隔住了：一项命令，一项叫他监视旁人的命令。这是一九一七年的冬天，说得更正确些：是在三月中旬。欧洲人正卷入一场顽强地进行了很久的战争，这些东部地区是暂时从那些被称为俄罗斯人的白人手里夺来的，现在，在这地区的一座森林的深处，这个德国兵却站在那里沉思。他是埃贝斯瓦尔德人，国民军^①的上等兵比克霍尔茨，被派在这儿监视被俘的俄国兵。这些俄国士兵现在正被迫替德国人干活。

足足七十米外有一条铁路线，几节巨大的赤褐色和灰绿色的货车正在装木料。每一节车都有两个人照料。这些松木曾经构成一片翠绿色的和红褐色的树海，战俘们的斧子和锯子从四面八方来吞食了它们，几天前，人们才把这些枯死的松树砍了下来，仔细分了类；今天，这些沉甸甸的梁木和木板，又被另外一些人扛上肩头，送来装

① 国民军：德国在一九一八年以前实行的服义务兵役的民兵，包括所有十七岁至四十五岁的人。

车。

从树干与树干之间望过去，根本望不到边，不管你往哪个方向走，都得骑马跑上一天，才能跑到森林的尽头；这二万公顷的森林的尸骸——一大片耸立着的乌黑的柱子，衬托着白茫茫的雪地和碧空，更加显得荒凉。去年夏天，飞机的燃烧弹和野战炮的炮弹都着实出色地干了一场。松树和枞树，桦树和山毛榉，都给焚毁了，烧焦了，或者被远处的浓烟熏得雕萎了，死亡了——它们全完了，现在却拿它们的尸骸来派用场。斑驳的树皮还发出烧焦的气息。

最后一节车上，两个俄国人正在用他们自己的言语谈着一把钳子。

“不行啊，”那个较瘦的人犹豫了一阵后说，“我打哪儿去给你弄这种玩意儿来呢？格里沙，我可不愿帮你干这种傻事。”

对方用一对灰蓝色的、坚强得出奇的眼睛望着他的朋友，咯咯笑了两声。

“阿辽沙，我的口袋里好象已经有这玩意儿了。”

他们继续把乳白色的木柱按照一定的次序堆在车上，被铰链系住的车厢前壁已经放了下来。这些木柱是用来支撑那叫做掩蔽所的住人的洞穴和交通壕的。格里沙在上面照管装货，阿辽沙在下面不断地把香味浓郁的厚木板授给他。木料比人稍为短一些，足足有一吋半厚，上下两边都刨上一道凹槽，可以妥帖地拼合起来。

“我现在不要别的，只要一把钳子，”格里沙坚持着。

五六名战俘排成短短的一排，肩头上都扛着四根这样的木料；他们到了车厢前面，把它们丢在地下。枯死的木料发出空洞的响声。接着，这七个人在一起默默站了片刻。谁也没有说话。扛木板的人垂下了胳膊，望着大堆的木料出神。

“行啦，”格里沙说，“伙伴们，去暖和暖和吧，时间到啦。”

“你说得对，格里沙，”有人回答，“你这么说才是合乎道理，”他们向他点点头，走掉了。这儿是战地小铁道的路轨和干线路轨相交的地方，稍远一点，就在这两条铁路之间，燃起了一大堆香味四溢的熊熊的篝火。在篝火旁边，在那枕木、树桩和木板上坐着或站着的，是那些警卫人员，做工的俄国人，和他们的德国监工——国民军中队的工兵。一锅锅咖啡悬空挂在篝火上头，有人把面包插在青翠的小树枝上，放在火上烤。那威力强大的元素^①吞食着树脂很多的树枝，一阵阵旺起来，发出嘶嘶的响声，火苗噼噼啪啪地跳动着。

铁路前面的森林向左右两面伸展开去。巨大的树干象活生生的深褐色的魔怪，耸起在雪地上；在俄国西部这片又厚又冷的粉末般的三月积雪上，太阳到处投下蔚蓝的、金黄的影子和光亮，钉靴在上面踩出一行行的脚印。

① 威力强大的元素指火。

在阳光的照耀下，融化了的水点从洁白臃肿的树枝上滴落下来，有阴影的地方已结成冰了。深蓝色的高空吸引着人们的目光，他们抬起了头，向上观望。“春天到了，”格里沙意味深长地说。

“别干出你心中打算的那件事来，”阿辽沙用动人的声调请求他，“是的，春天来了，情况就可以好转了；我们可以躺在藓苔地上，吃的也可以多些了。别傻啦，格里沙，留在这儿吧；你想要干的那件事简直是发疯。你跑不出五十里^①路的。这一带尽是德国人；又是步哨，又是宪兵，又是中队和分遣队。要是你逃出去又给他们抓住的话，那你在战争结束后还得象牛马似的、长年累月地替他们干活，格里沙。”

格里沙独个儿照料车上的木柱，现在他默默地整理着，用一种非常罕见的式样堆着；他在车厢后壁和装载的货物之间空出了一条通道，地板上撑起几根又重又短的柱子，支持着货物；通道上面再巧妙地盖着木材——当局不可能命令他浪费这么多地位的。

“赶快，阿辽沙！趁他们还没有回来，赶快干完它！”

阿辽沙听从了。他知道他的朋友为什么这样催促他。格里沙打算躲在这个通道里，今晚上搭乘这节仿佛装得满满的车辆逃走。阿辽沙始终不赞成这种逃跑的企图；他曾经想尽办法，劝他的朋友打消这个计划；在他看来，这

^① 指俄里，一俄里约等于一〇六六点七八米。

简直是没有希望的疯狂行为。可是他还是听从了。那二百五十人的战俘队，九个月来，一直在这座纳瓦里什基俘虏营中从事锯木工作，格里沙虽然不过是战俘第一七三号，可是整个队里没有第二个人会拒绝这位格里沙·伊里奇·帕普罗特金中士的任何请求，或是违抗他的任何命令。

他对谁都是说说笑笑的，更主要的是，远在攻占波切米斯尔的战斗中，他已经赢得了“格奥尔格十字勋章”；谁都知道，只要有可能，格里沙·伊里奇都会设法帮助他们的，而且的确时常在这样做。

阿辽沙热爱他的同伴，他鼓足了劲，敏捷地干着，额上微微冒出汗珠，他把正方的松板一块块递给他的同伴，格里沙几乎是把它夺了过来，他拿起沉重潮湿的厚木板就象拿着火柴杆似的。一、二，一、二；木头碰到木头，发出沉闷的响声，那些用来遮住这管子似的空洞的顶木已经铺好了。格里沙站在装满木材的车上，用脚尖试试这空洞的地方是不是结实：行！活儿的确干得不坏。他把几块本料竖了起来，靠在车壁上，这样，一面可以挡住冷气，一面又可以撑住洞顶。今晚他将要爬进这个洞穴，躺在那儿，好象一只躲在地洞里的獾子一样；等到清晨四点钟左右，就会有一辆机车把整个列车拖出森林，向东方驶去。

他的心已驶向东方去了。很多类似的木料车已随同无数供应车辆向前方滚滚驶去，那儿就是他要去的地方。

这还是一九一七年年年初，俄国军队由于吃了无数次败仗，伤亡惨重，疲困不堪，便自动停止了战斗，接着，在新政权的批准下，形成了停战状态。这时期，彼得堡发生了一些不寻常的事件：那个至高无上的沙皇，老百姓的君父——尼古拉二世，为了替他的儿子保持那顶古老的皇冠，已经逊位了；大公爵米海依尔被推为摄政，他把权力转移到快要消灭的杜马^①中去了；士兵们向沙皇的警察射击；在饥饿的彼得堡，在莫斯科、叶卡捷林堡、喀琅施塔得、喀山等地，飘起了红旗，施吕赛尔堡被炸毁，犯人获得释放，将军们被囚禁，内阁大臣们遭到放逐，海军将领们有的淹死，有的被枪毙，有的被逐出了国境，——天哪，天哪！接替他们的又是些何等样的新人物啊！现在俄罗斯的命运，又得依靠一小撮文官来指引了，他们，一个是小腹便便的罗齐科，一个是地主李沃夫侯爵，一个是教授米留可夫，还有一个是又机灵又圆滑的替工人当律师的克伦斯基。^②

俄罗斯正在改变它的面貌，俄罗斯正在放下武器，等待着和平。德国人和俄国人的战壕之间已经停火：一切都显得友善亲密！不消说，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逃兵们蜂拥地回到他们的城里或乡下的老家去了，要是运气好，他们的亲族还会在等候他们。可是格里沙·伊里奇·帕普罗特金中士呢，他的家在沃洛格达，远在那辽阔的俄罗

① 杜马：沙皇俄国时代的议会。

② 这几个人都是十月革命以前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的首脑人物。